

快餐文学坊

第二辑·散文
报

编辑:快餐文学报编辑部 出版: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策划:于文胜 总主编:温倩 本册主编:葛一敏 责任编辑:徐静 书籍设计:文昊 党红

从狗到犬

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对狗的认识和态度,就像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一样,虽然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变化,但却有着紧密的联系。少年时期,每天天麻麻亮时,我都要背着书包和一天的干粮,到七里外的天阁村去上高小。

我家所居住的八百里秦川是典型的平原,大清早的地面上,总是伏着一层淡淡的岚气,随着季节的不同,岚气的高低和浓淡也不同,随着阴晴雨雪时光线的不同,岚气的颜色也变幻着,但不管哪一种颜色,都很迷人。我每天早晨走

岚溪

郑彦英◎著

我在郑州有几个茶友,不管哪一位得到好茶,都会约大家去品。开始几回,有点华山论剑的味道,先弄暗了灯光,让环境神秘着,再将沏好的茶用紫砂杯盛了端上去,大家就看不

清茶的颜色,然后让大家品,品一口就要说出茶名和产地。

地就看得清清楚楚,然后大家品,品一口就要说出茶名和产地。香气,这一吸一闻,就辨个差

不多了,然后睁开眼睛,看着杯子斜了,看着茶水斜到了杯子边缘,虽然看不清茶的颜色,却辨清了茶水的浓淡清粘,对应刚才吸闻后的结论,心里就有个八八九九了。然后

凑过嘴去,小小呷一口,在口中三回六转,缓缓入喉。待口中只剩下茶香的时候,屏气片刻,作最后一次辨认。在我的记忆中,这最后一道程序,几乎都是对前面结论的肯定,但

崤 函 石 茶

相思树

那是一个阴云密布的春天的上午,我们飞行团的所有飞行员,聚在基地的篮球场上,每人拿着一只一扎长的模型飞机,做着模拟飞行训练,突然听见空中一声巨响,震得所有人都停止了模拟动作,循着声音看上去,就见从乌乌的云下面,掉下来一团排球大小的火球,轰隆隆的巨响就是从火球上发出的,而且随着火球以极快的速度往下跌落,声音的分贝也以极快的速度在增加。黑色的云,红色的火球,震耳欲



快餐文学坊

岚 溪

郑彦英◎著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岚溪 / 郑彦英著. -- 乌鲁木齐 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: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 2013.12
(快餐文学坊)
ISBN 978-7-5469-4391-6

I. ①岚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28422 号

选题策划 于文胜
总 主 编 温 倩
本册主编 葛一敏

岚 溪 郑彦英 著

责任编辑 徐 静
制 作 乌鲁木齐标杆集印务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5 号
邮 编 830026
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mm × 1 092 mm 1/16
印 张 13.5
字 数 114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69-4391-6
定 价 32.60 元

本社出版物均在淘宝网:新疆旅游书店(<http://xjdzxy.taobao.com>)有售,欢迎广大读者通过网上书店购买。

目 录 || Contents

武 / 001

白 鹭 / 032

从狗到犬 / 057

土 / 073

岚溪 / 101

嵯阪石茶 / 123

相 思 树 / 146

水 枕 / 173

熊耳考水 / 188

武

—

郑彦龙是我最小的弟弟，比我小十岁，他出生在一个很糟糕的时候，比他大两岁的姐姐从早到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哭泣，哭泣的主要原因是饥饿。所以与其说我的彦龙弟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末期出生的，还不如说他是在我妹妹的哭声中出生的。面对这样的境地，父亲作为我们村最有文化的男人，听见弟弟出生的啼哭声竟两眼茫然，当母亲撑起精神，让他给娃取个乳名的时候，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失去任何想象力的父亲很随意地咕哝了一句。母亲问：“你是说叫汉朋？”父亲愣了一下，“哦，汉朋……汉朋？我是说汉朋？”母亲说：“你是说汉朋。”“噢，汉朋。”父亲终于以家长的身份确定了这个名字。

那时候父亲处在人生的最低谷，父亲是家里的大山，撑着家里的天，父亲处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儿女们自然小心翼翼地行走在村里



人的眼光中，甚至不敢在村里大声说话。

我的彦龙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幼年的，他是什么时候学会走路的，家里人不知道，他是什么时候学会说话的，家里人也不知道。我们本家的一个大妈感叹道：“这娃六岁了还不会说话，要不是个傻子我把头割了！”

放寒假，我把已经会说话的彦龙弟领到我本家这位大妈跟前，然后让彦龙说话。彦龙当时说了一句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，但是我记得这位大妈把嘴张得老大老大发呆的样子。这时候我就在一旁看着，我咧开嘴笑着问：“大妈，你不是要割头么？”

二

等到弟弟汉朋到了上小学年龄的时候，父亲又当了村支书。为了弥补对我小弟弟关心不够造成的损失，他经过认真思考，为弟弟取了一个行走天下的官名字：郑彦龙。

也许是说话晚，所有的智慧都压到一块儿了，所以我彦龙弟弟一上学就显得比一般同学聪明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，他的英语很好。这时候我已经在部队当了军官，郑彦龙从来不给我写信，都是父亲在信中向我叙述着这一切。所以我在探家的时候，最想见的就是我的这位弟弟。但是他在高中住校，我等到第三天才见到他。

我弟弟郑彦龙从学校回来的时候是第三天中午，这一天是

周三，他回家背这一周后三天的馍。他一进家门就问母亲：“我哥呢？”一听说我正在谈对象，而且就在第二间屋子里，他“哦”了一声，立即从第二间屋子门前跑了过去，而且目不斜视，沉重的书包在他的胯上颠动着，拍打着他的屁股，他一概不顾，只管跑过去。

谈到半小时，送走这个对象以后，我去寻弟弟彦龙，却见他坐在灶膛里帮母亲拉风箱，见了我，高兴地笑，我问他刚才跑啥？他把手里的柴火填到炉膛里，用腾出来的手摸摸头发，还是没有说话，只是笑，没有声地笑。

我就是在这天下午搭车到咸阳，然后坐火车回部队的。弟弟彦龙也是这天下午背着馍到高中去上学，弟弟和父母亲把我送到石子路上，等过路的班车。等了很久没有车来，我叫父母回去，叫弟弟去学校，但他不走，也不说话，只是笑。终于等来班车了，是一辆有棚子的大卡车，弟弟唯恐车不停，一下子跑到路中央，摆着手硬把车拦住了，司机朝他大骂：“你不想活咧？”他不管司机，只朝我笑，看着我从卡车后边翻上了车，他才从石子路中央走开。

车开了，开始还缓，我就从敞着的卡车后边向父母亲招手，朝弟弟招手。母亲擦着泪，父亲朝我扬了扬手，只有我的彦龙弟弟，背着馍，没有任何动作，只是看着我笑。后来汽车开快了，石子路上飞扬起高低起伏的沙土，透过沙土，我依稀还能看见父母亲 and 弟弟，母亲低下头哭，父亲不扬手了，只有弟弟还在朝远去的汽车笑着。



三

就在这一年弟弟要考大学,从父亲给我的信中,我知道彦龙弟很自信,说他绝对能考上。但到报志愿的时候,他的第一志愿报的是咸阳师范学校,属中等技术学校,毕业以后可以当小学教师;第二志愿报的是咸阳师范,属中专,毕业以后可以当中学教师;第三志愿报的是西安一个铁路学校,也是中专,但是毕业以后可以在铁路上当干部,这是三个志愿中最好的一个志愿,弟弟不敢报在前面,为确保录取,把最差的放在最前面。我父亲在信上说弟弟认为第一志愿能录取就很好,每天早晨领着学生出操,吃完早饭领着学生上课。

很快又接到我父亲第二封信,父亲说高考分数和分数线出来了,弟弟高考分数比本科录取线还高两分,但因为他没有报本科,所以招生人员很仁义,就按照第三志愿,把他录取到西安那个铁路学校。

看了信后我又高兴又惋惜,高兴的是弟弟今后可以成为铁路上的干部,惋惜的是他在迈向社会的第一步,就比他的实力低了一个台阶。

弟弟上学以后还是不给我写信,我只是从父亲给我的信中知道他上学上得很好,饭量也比以前大了。我在心里说:饭量大了好,正长个子呢!

弟弟中专上到第二年,我从部队转业到河南省委工作。第三年六月,我突然接到他的一封信,很短,说他马上就要毕业,有人要找他的事,但是叫我不操心,说他大不了毕不了业去当工人,比当农民强多了。

接到信后我急了。我立即打长途电话到陕西省委,找到我的一个战友,让他打听一下到底出了啥事情,我于当晚就搭火车赶往西安。

见到我的战友时是在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,他说他姐姐就在这个学校当老师,我弟弟的情况他姐姐很清楚,但是已经帮不上忙了。

我们很快赶到学校,在六张桌子拼到一块儿的教研室里见到了他姐姐,他姐姐用她的大茶缸子给我倒了一缸水,然后捏着垂在胸前的辫子,叹着气给我说了弟弟的事。最后告诉我,已经毫无办法了,学校已经在毕业生大会上宣布了分配名单,今天下午就要送学生到单位,弟弟被分配到安康工作段当工人,别的同学都当了干部,因为人家是毕业,弟弟毕业考试的英语分数是零,所以不能毕业,只能肄业,肄业的学生就弟弟一个,只能当工人。如果在校长宣布以前,还可以做工作,现在就是校长,也无回天之力了。

弟弟一脸阴沉地走进屋里,叫了一声哥,脸上想做出笑容,却没有做出来,然后叫我和他去学生食堂吃饭。

我强装出微笑,请我战友和他姐姐到学校门口的小餐馆吃饭,当然还有郑彦龙。两个小时后,我把郑彦龙送上了去安康的大卡车,彦龙有意坐在车最后,他是想看着我离开,但是车开以后,他只



朝我扬了一下手,看了我片刻就低下了头。我知道他难受了,想起他送我上班车时,透过尘土的他的微笑,我的鼻子一下子酸了。

四

弟弟怎么也没有想到,和他一起考到这个学校的学生,大部分都是铁路子弟,因为他高考的分数高,所以他分到了最好的专业:电力机车专业。而在这个专业学习的,基本上都是铁路子弟,而且大部分是铁路干部子弟,他就在同学们中间显得很土气,说话又笨,常常遭到同学们的嘲弄,见弟弟反抗得不强烈,他们的气焰更加嚣张,就由嘲弄上升为叫骂,但弟弟郑彦龙喏喏地应付几句,就忍了。直到有一天,一个同学竟然动手打他,这个同学的父亲在一个铁路分局当局长,因为父亲的势力,他在学校向来老子天下第一。他平时骂弟弟,弟弟不吭气,这回动起手来,关中人宁死不屈的本能使他还手自卫了,这一自卫,使这个同学大失面子,就叫来一群同学,围成一个圈,把弟弟痛打了一顿。打得他在床上躺了一天,也没有一个老师来看他,更没有同学来安慰他,那些打他的同学,竟然还时不时过去,看他死了没有。

这一天晚上四点钟左右,弟弟走到西安街道的月色中,在一帮清晨练武的人中间缓步行走观看,终于选中了一个高手,他朝那个年纪仅仅比他大十岁左右的汉子叫了声大叔,然后给这位汉子看

了他的学生证,说要拜这汉子为师。那时候中专生是很吃香的,他的学校在西安又很有名,所以这个被他称为大叔的汉子很敬重他,高兴地接受了他的请求。

从这一天开始,弟弟除了上课学习,不和任何同学老师交往。那些曾经打他、骂他、嘲弄他的同学依然如故地在他跟前撒野,但我弟弟永远平着一张脸,做到打不还手,骂不还口,弄得那些同学失去了继续捉弄他的激情,因为和一个硬汉打架是英雄行为,和一个泼妇对骂可以表现一个人的勇敢,但是你总不能和一摊稀泥一样的人打架吧?你这样做就成了明目张胆的欺负人,毫无理由地欺负人是赖皮。谁愿意当赖皮呢?

就在每天凌晨上街学武的近一年半时间里,弟弟用软弱的表象保护了自己,放暑假期间,弟弟的那些同学大都回家了,弟弟却没有走,他利用这一段时间在学校图书馆翻阅气功、武术一类的书籍,对一些优秀典籍,他仔细研读并有许多心得,然后于凌晨时分和他的师傅切磋。等到秋天将开学的时候,他的师傅告诉他,他的武术和气功等综合武相已经在师傅之上,防身不在话下,就是打架,对付身强力壮的小伙子,以一当十毫无问题。

郑彦龙朝师傅跪了下去,重重地磕了一个响头,于天明时分回到学校,沉沉地睡了一大觉后,搭车回了老家。

第三天是开学的日子,弟弟下午到了学校。

母亲炒了一大包五香馍豆,弟弟提在手里。他先到了宿舍,把馍豆往宿舍桌子上一放,就有一群同学闻见了香味,笑着叫着扑过



来,说弟弟拿来好吃的东西孝敬他们。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,这一天的郑彦龙已经不是以往的郑彦龙了,他挺着胸脯喊了一声:“住手!”

但同学们根本没有住手,他们习惯了欺负郑彦龙,笑着叫着朝桌子上的馍豆扑去:“你还想咋的?”“你郑彦龙还想咋的?”“是不是还想挨一顿打?”

郑彦龙健步冲了过去,在同学们还没有完全还过神来的时候,他已经把冲在最前面的一个同学提了起来,然后,像扔一只破鞋一样,把这个同学从其他同学的头上扔了出去。

冲上来的同学一下子傻了,宿舍里出现了片刻死一般的安静。

郑彦龙拍了拍手,转过身去,从容地收拾自己的床铺。



那个被郑彦龙扔出宿舍的同学哇哇大叫起来，说他的胳膊断了，又哭喊着说他的腿断了，屋里的同学吓得落潮一般的从屋里溃退出去，顿时作鸟兽散，而且扔下那个同学不管。

我弟弟郑彦龙这才从宿舍走出去，平着一张脸，走向那个他提起来扔出去的同学。那个同学一见他，立即从地上往起爬，嘴里一连串说着：“好好好，我起来。”硬是忍着痛，一瘸一拐地走了。

这件事比秋天的西北风传得还快，学校里的师生几乎都知道了。

从这一天开始，郑彦龙真正过起了学生的日子。他可以大踏步地穿行在校园，若天马行空，也可以缓缓地散步，仔细体会校园的美丽和亲切。那些过去从来没理过他的同学开始关注他，有的甚至主动和他打招呼。郑彦龙只是朝他们笑笑，很少和他们说话。那个带头打他的同学行走前开始注意道路上的行人，只要郑彦龙在这条道上走，他必然避开。他有着当分局局长的爹，他不会主动和郑彦龙打招呼！

但是巧就巧在有一天他躲不过去了，他和郑彦龙在教室的拐角处面对面碰上了，他一愣，嘴张开了，不知怎么办。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郑彦龙朝他点了点头，于是他笑了，挺起胸朝郑彦龙伸过手。郑彦龙也笑了，握住了他的手，他一下子蹲在了地上“啊啊”叫。郑彦龙松开手，弯下腰，真诚地说：“我就没使劲儿！你咋……”

“没、没啥。”这个同学站起来，一边甩着右手，一边快快地走开，走到一棵白杨树跟前，立住，又一根指头一根指头地捏起来，嗤嗤地吸气。



五

不久,铁路学校贴出了布告,要办一个武术培训班,希望在校
生踊跃报名。

许多同学报了名,郑彦龙却没有报。同学们问他为啥不报,他
说他缺觉。这是实话,因为他还是坚持每天早晨四点钟起床到街
上,然后一条街一条街地走,观察着练武的人,凡见武林高手,他都
想办法和他们接触,不断切磋,不断提高。

但是武术老师来找他了,问他为啥不报名,他不回答,只朝老
师笑。老师就说:“你觉着我的课不重要?”

郑彦龙还不说话,只是笑,没有声地看着老师笑。老师就急了,
声音陡地提高了:“你到底参加不参加?”

郑彦龙声音很低地说:“参、参加。”

从表了这个态开始,郑彦龙悲剧的命运开始了,一直延续到他
的不惑之年。

武术班的第一堂课是在操场上进行的,三十多个学生站成三
排,听武术老师讲着比划着一招一式。

站在第三排的郑彦龙突然举起手来。

老师沉下脸,“正讲解的时候不要提问!”

郑彦龙说:“不是提问,是更正,你刚刚讲的那一招,错了。”

老师厉声道:“你出来!”

郑彦龙听话地出列，走到老师面前，立住。

老师说：“你是老师还是我是老师？”

郑彦龙不敢吭声，也不敢笑。

老师声音猛然提高了，话却还是那句：“你是老师还是我是老师？”

郑彦龙看着老师，“我、我主要，”他咽了一口唾沫，“是想让老师给大家讲对，这、这武术不比其他，”他不由把他师傅的话拿了出来：“一招不对，就有生命危险。”

老师朝同学们那里看了一眼，见同学们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俩，突然严肃地说：“郑彦龙，你听着，你说我的招数不对，那就是说你的招数是对的，是不？”

郑彦龙见老师动了真气，就不吭声，但依然是一脸的不服气。

老师直着眼看着郑彦龙，声音更加生硬：“郑彦龙，到底是谁对，同学们也分不清，这样，我蹬你一脚，你能撑住我这一蹬，你就是我的老师，你若撑不住我这一蹬，我就是你的老师，你就老老实实到队伍中听着，不准乱插嘴！”

郑彦龙摸着脑袋，他一下子不知道应该怎么应付这个局面，但就在这个时候，老师像电影中的武林高手一样，呀的一声跳到一边，然后是两步助跑，借助跑的惯性，增加脚上的力量，接着猛然抬脚，整个人飞一般朝郑彦龙蹬去。

郑彦龙在老师跳开的时候就下意识地做了防守，看见老师是从他的身体左侧蹬过来的，他就意识到了老师的恶毒，因为如果老



师从前面蹬来,他可以躲闪,从后面蹬来,他最多是被蹬跪下,伤些皮肉,不会伤及骨头,但老师恰恰是从左侧蹬来的,他如果不躲闪,腿就会被蹬断。意识到这些以后,他的胸腔一瞬间被愤怒充满了,他一咬牙,一瞪眼,猛然把气运到左腿上。

他对我说:“这是他师傅教给他的绝招,站立着的金钟罩。”

老师在蹬住郑彦龙腿的一瞬间,一脸的青筋都暴出来了,要是一般的人,这一蹬,腿是毫无疑问地断了,但当他的双脚和郑彦龙的腿接触后,他整个人像被弹出去一样飞到一边,好在他是有武功的,一个及时补救,手脚着地,没有显出过多的狼狈。

郑彦龙还被气愤笼罩着,他缓缓地吁了一口气,做了个收功动作,然后看也不看老师,从队伍前走开,回到他的位置上去。

在三十多个学生面前失了面子的老师站了起来,一扬手:“不上了,不上了,这课没法上了,解散!”一转身走了。

同学们却一下子围住郑彦龙,问他用的是啥功,这么厉害,问他怎么毫无惧色,有的还弯下腰去,勾起指头敲他的腿,似在搞科学研究。

郑彦龙却看着远去的老师,说:“老师这脚,得歇两天才能走路。”

果然,一连三天,武术老师都没有出门,这就更加印证了郑彦龙的话。同学们一下子把他当成了英雄,他和老师的对阵一时间成了他们学校谈论的中心话题之一,他走到哪儿,都有同学指指点点地告诉别人:“那个,那个人就是郑彦龙。”

这个时期的郑彦龙是得意的，但是从农村走出来的郑彦龙不会忘形，他还在认真地完成学业，每天清晨，还不忘到街上去学习武功。他不知道，他已经深深地伤害了武术老师，武术老师很长时间在学校抬不起头，加上他的课没再往下开，他的奖金也因此受到影响。有一天早晨，我弟弟从街上回来，看见武术老师在晨曦中对着一堵墙练功，嗨的一声，朝墙击去一掌，墙上掉下许多土，但是，老师在收手的时候，手是颤抖的。

郑彦龙心里一动，知道老师心里还是充满仇恨，他想去给老师说，这样带着气练功，会伤气脉的，练功的时候是绝对不能有杂念的。但他只是停顿了一下步子，就又朝前走去，他想到老师所有的气都是因他而生，他去劝老师，不是火上浇油吗？

灾难是在毕业考试时发生的，武术老师想方设法把他监考的考场调到郑彦龙的考场，鹰一样的眼睛几乎没有离开郑彦龙。郑彦龙发现了这个问题，却没有在意，他想：只要我不作弊，天就塌不下来。

英语是郑彦龙最为得意的课程，他在高中时英语好，到铁路学校以后照样很好，所以他提前十几分钟交了卷，走出考场，长出一口气去上厕所。

问题就出在这一会儿，一个英语很差的同学尾随他到厕所里，问他一道题，让我弟弟写到他的手上，郑彦龙想都没想就开始写，只写了一半，武术老师来了，抓了个现行。

按照规定，作弊双方本科成绩都是零。但是那位同学是铁路家